

徐惠的诗文创作及其《谏太宗息兵罢役疏》

黄芸珠

(西安文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5)

摘要:贞观文坛活跃着一位创作力旺盛的宫廷女性——徐惠徐贤妃。徐惠不但以其文学才华备受唐太宗优宠,在宫廷游宴及应制赋诗之际创作了大量渗透着才女气质的诗作,并在唐太宗宫廷特有的文化和政治氛围的熏陶下,创作出了历来备受史家称誉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通过对徐惠诗文创作的系统研究,从而为全面而深入地研究贞观文坛提供一点素材。

关键词:徐惠;才女气质;浪漫情怀;忧患意识;《谏太宗息兵罢役疏》

中图分类号: I 207.2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1)03-0056-05

XU Hui's Literary Creation and A Memorial Admonished to Emperor Taizong to Cease Hostility and Service

HUANG Yun-zhu

(Xi'an University of Art and Science, Xi'an 710065, China)

Abstract: In the world of letters of Zhenguan period, Xu Hui, a court lady who was conferred title of nobility as the imperial concubine, was so active and vigorous in literary creativity. Because of her literary talent Xu Hui was treasured by the Emperor Taitsung of Tang Dynasty. She composed numbers of poems permeated with the intelligence of a talented woman in the case of writing poem according to the emperor's order in palace banquets. Moreover, nurtured in the uniqu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life of the palace, she wrote *A Memorial Admonished to Emperor Taizong to Cease Hostility and Service* which has been highly praised by historians since. With a systematic research on the poetic creation of Xu Hui, the paper tends to offer the source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Zhenguan literary world.

Key words: XU Hui; intelligence of a talented woman; romantic feelings; suffering consciousness; *A Memorial Admonished to Emperor Taizong to Cease Hostility and Service*

徐惠徐贤妃,是唐太宗贞观年间一位创作力旺盛的宫廷女性,却长期被漠视而成为边缘人物。所幸两《唐书》、《资治通鉴》的编纂者一致对徐贤妃《谏太宗息兵罢役疏》的评价极高,认为有

此一篇便足以为她树碑立传,所以有关她的才华和作品的珍贵史料,在正史中得以保存。

根据正史的记载,徐贤妃天生就是一个充满神异色彩的文学“神童”,是命中注定的才女。若

收稿日期:2010-12-31

作者简介:黄芸珠(1971-),女,陕西户县人,西安文理学院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古典文学、大众文化、戏剧影视文学等领域的研究。

按照今天婴幼儿成长进程评价指标判断,“生五月而能言,四岁诵《论语》、《毛诗》,八岁好属文”^{[1]2167}的徐惠,绝对应该算一个文学方面的“超常儿童”,即古人所谓的“神童”。历史学家也一致肯定徐贤妃是以其文学才华而得以立身太宗宫廷,而她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她的充溢着强烈忧患意识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本此,徐惠徐贤妃应是贞观文坛一位不该被忽略的人物。然而,在文学领域,徐贤妃一向被以正统自居的男性文人所漠视,她的作品,仅仅被当作男性文学一统天下的点缀品。即使现在,也只有妇女文学史简略地对徐贤妃其人及其作品做了一般性介绍。^{[2]191-192}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以下两个视角,深入研究审视徐贤妃及其诗文创作。

一、浪漫的才女气质对其诗歌的渗透

与长孙皇后作一比较,可以非常清楚地把握徐惠的才女气质。徐贤妃和长孙皇后同样都精通文史、长于属文^{[3]2164},但长孙皇后注重实际,深谙现实中女性的“角色规范”,恪守“女德”,拒绝别人阅读她的文字及作品,有“妇人著述无条贯”的自谦自抑^{[3]2164-2167}。徐贤妃却显然是一个富于浪漫气质、不谙宫廷斗争及权力运作微妙之处的“单纯”女子,生活在美丽的幻想之中。不但突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世俗观点,而且对自己的文学才华自矜自傲。她的浪漫精神,一方面缘于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读书生活,另一方面与她所偏爱的富于浪漫精神的《楚辞》之熏陶有深刻的渊源。本《传》云:徐惠“八岁好属文,其父孝德试拟《楚辞》,云‘山中不可以久留’,词甚典美。自此遍涉经史,手不释卷”^{[1]2167}。可见,她幼小时便表现出对《楚辞》具有极强的领悟力,试笔之作即达到“词甚典美”的艺术高度。在她不多的存世作品中就有《拟小山篇》、《奉和御制小山赋》两篇深受《楚辞》影响的作品,可见她受《楚辞》濡染之深。潜移默化中,《楚辞》的浪漫主义精神,不仅积淀在她的性格之中,也渗透在她的作品里。

她的《拟小山篇》,便渗透着浪漫而幽婉的风

格,显示出她在内心深处,渴望与一个伟大的人物建立起一份“千古一遇”、足以传为万世美谈的旷古奇缘。诗云:

仰幽岩而流盼,抚桂枝以凝想。将千龄兮此遇,荃何为兮独往?

全诗塑造了一个远离尘世喧嚣的女子,在幽深寂静的岩谷,站立着、探寻着,若有所待。渐渐地,在惆怅袭上心头时,她下意识地抚摸着幽香清远的桂枝,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和久久的凝视。所待之人的久久不至,虽然使她的身心都笼罩在渐渐浓重的惆怅之中,但她深信那一份寂寞的孤独非常有价值,那份孤高拔俗、凝神澄志的虔诚等待,一定会在不期然中创造一段旷古未有的传奇。落寞的心虽然叹息:“荃何为兮独往?”等待却不停止。她等待的是什么人呢?诗中“荃”指代。“荃”在《离骚》中,专用以指代楚王。徐惠模仿屈原的语气,向虚拟中的“荃”表白自己的等待,显然表明从女童步入少女时代的徐惠,心中早有一个属于想象世界的、与周围现实世界的凡夫俗子截然不同的“荃”,挥抹不去了。

透过此诗典雅纯净的艺术境界,凸显出诗人是一个高贵脱俗的雅洁女子。因而当太宗惊讶于她“生五月能言,四岁通《论语》、《诗经》”的早慧^{[1]2167},并被她的这首《拟小山篇》深深撼动后,将她召为才人,备位帝王后宫嫔御。

徐惠以才华而非美色被太宗召为才人,又怀抱妙龄少女的浪漫情怀,渴望与“荃”——当朝天子,产生伟大的爱情。这样的浪漫才女气质,淋漓尽致地挥洒于文字,便成就了她的《妆成答太宗》一诗。诗云:

朝来临镜台,妆罢暂徘徊。千金始一笑,一诏讵能来?

跳荡的诗句,形象地刻划了徐惠初入宫受到太宗优宠,还未脱少女稚气的一副娇憨之态。在数以千计、百计的后宫妃嫔中,得到君王的宣诏临幸,本应喜悦之极应命而至。就封建文化要求女子“柔顺”、不得违抗君命的“角色规范”而言,她更应该立即应诏。可当时仅为五品才人的徐惠,却偏要君王等一等,“妆罢”后久久不去应诏,反而要在镜台前徘徊不前,故意要引逗得君王着

急。等到君王真的因急生怒,她似乎又早料到了,并不惊慌,挥笔立成一诗。果然,正如她所盼望的,君王看到“千金始一笑,一诏讵能来?”的诗句后,立即转愠怒为惊奇叹赏,对她更为另眼相待了,宠爱比前时逾隆。因为徐惠自信太宗欣赏她的才华,定会原谅她的“任情”,才敢如此俏皮。这恰如梁乙真所云:“娇憨绵动得妙”^{[4]192}。

但“娇憨绵动”、渴望爱情的女子,在宫廷里注定要失望。唐太宗出于“以文德绥天下”的政治目标^{[5]612},力求作一个好文之主,虽然常常优赐褒奖“摇笔云飞”的徐惠,但太宗却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欣赏徐惠的才情。一则太宗的皇帝宝座逼迫他必须头脑清醒,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政务上。再则,太宗作为一代帝王,即使欣赏徐惠的才情,但却决不会放弃尽拥天下美女、随意更改宠爱对象的帝王特权。所以徐惠虽然很快从五品才人被太宗越级赏拔为三品婕妤、继而迁升为二品的充容,但她同样得忍受“团扇弃捐”的惆怅失落。其《长门怨》一诗,便是借班婕妤等古代宫廷才媛被皇帝冷落的旧事,抒发自己内心块垒的诗作。这可视作她的才女气质另一种形态的表现。其诗云:

旧爱柏梁台,新宠昭阳殿。守份辞芳辇,含情泣团扇。一朝歌舞荣,宿夕诗书贱。颓恩诚已矣,覆水难重荐。

全诗处处以“旧爱”与“新宠”、“歌舞荣”与“诗书贱”对举,突出表现昔日以才华赢得君王宠遇、今日宠衰之班婕妤的哀怨形象。当君王新宠歌舞丽人赵飞燕姊妹时,这个昔日获宠、今朝被君王冷落的才媛只能无奈地与团扇对泣,创作一首《团扇诗》聊以排遣幽怨。但内心暗自悲叹,再也不可能得到君王从前的那番宠爱了。诗中抒发的落寞情怀,是徐充容徐惠在太宗宫廷中体验到的真实情感,但她又不能太直露地表达这种情感,只得假托咏叹班婕妤的身世遭际,“挪用”典故,曲折地加以抒发。

之所以说此诗“挪用”典故,首先是《长门怨》,典出汉武帝陈皇后失宠事,与班婕妤无涉。但因为这个典故承载着后宫女子宠极而衰、幽怨之极的情感信息,所以徐惠宁愿以“挪用”的《长

门怨》作诗题,而不用《婕妤怨》本题。其次,“柏梁台”典故同样与班婕妤无涉,据《三辅旧事》:“(柏梁台)以香柏为梁也,帝(汉武帝)尝置酒其上,诏群臣和诗,能七言诗者乃得上。”后来用作宫廷饮筵赋诗的典故。班婕妤从未参加宫廷赋诗的活动,而徐惠的《奉和御制小山赋》、《赋得北方有佳人》、《秋风函谷应诏》等作品,则表明徐惠经常在太宗宫廷应制赋诗。所以诗之首句“旧爱柏梁台”,实际是徐惠按照自己的形象,对历史上班婕妤的形象进行了重塑和艺术加工,以凸显其才华。这就为下面“一朝歌舞荣,宿夕诗书贱”一联做了张本,这两句恰是徐惠心声的流露,是全诗的抒情中心。徐惠以才学和早慧被太宗纳为后宫妃嫔,但太宗敬重的是已故的长孙皇后,宠爱的是吴王恪的生母杨妃,而且还频频召纳新的后妃宫人,无可避免,冷落了自视才高的徐惠。徐惠“千龄兮此遇”的浪漫爱情憧憬^{[5]33},在现实中破碎了。于是年轻而富书卷气、才气横溢的徐惠,满怀幽怨,写下这首对太宗不无微词的诗作。其实,这才是徐惠的一贯风格,是她浪漫的才女气质在现实中遭遇挫折的一种反映。

徐惠的《赋得北方有佳人》表达了同样的落寞心态。诗云:

由来称独立,本自号倾城。柳叶眉间发,桃花脸上生。腕摇金钏响,步转玉环鸣。纤腰宜宝袜,红衫艳织成。悬知一顾重,别觉舞腰轻。

从此诗题目“赋得”二字即可知此乃应制诗,大约是一次宫廷宴乐中,太宗命与宴的妃嫔或臣子都以“北方有佳人”为题赋诗,徐惠以某位新得太宗之宠的“焦点”人物为“原型”,加以想象,驱动文笔,应命而成此篇。此诗确实写得婉转流利,将“佳人”的美艳、婀娜、娇柔描画得顾盼有姿。这位佳人因为新承太宗之宠,因而成为宫中各种活动的焦点,聚集了各种人的目光,自然也引起了徐惠的注意,从而将她摄入诗中。诗虽应制,但非常切题,渗透着切身的体验。诗的尾联,“悬知一顾重,别觉舞腰轻”,情不自禁地流露了自己复杂的情感。悬想猜测太宗对这个歌舞丽人的“顾重”,徐惠的内心会是什么感觉呢?许多男性都在诗歌中猜测未受宠的妃嫔们,在君王宠

幸她人时的心情,比如沈佺期《凤箫曲》写道:“飞燕侍寝昭阳殿,班姬饮恨长信宫”^{[6]241}。那么当徐惠面对同样的情形,想到君王正捧着佳人的“纤腰”,对其人“顾重”非常时,她的心中是羡慕?还是酸楚的自怜?抑或因为对自己的才学有着充分的自信而处之泰然呢?抑或因为频受打击,不再奢望浪漫的爱情,而逐渐对于君王宠幸她人变得无动于衷呢?

最终,徐惠不再系心于初入宫时的爱情设想,在不知不觉中转而学习长孙皇后劝谏君王的遗风,在作品中表现出对太宗江山社稷的忧患。她的才女气质仍然在以后的作品中,顽固地流露出来,但诗歌关注的重心改变了。《秋风函谷应诏》诗已经着眼于政治大局;《奉和御制小山赋》,开篇即云:“惟圣皇之御宇,鉴败德于前规”,通篇写景之中渗透规谏君王之意,可视作她的洋洋宏文《谏太宗息兵罢役疏》的前奏。

二、创作载入史册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

按照《旧唐书》作者的观点,《谏太宗息兵罢役疏》是徐贤妃生命的亮点,所以将全文录入徐贤妃本传。其他典籍对徐贤妃此文,亦褒奖有加。面对女性文学史上这篇独一无二的谏疏体文章,不禁使人产生一个疑问:作为太宗后妃的徐惠,为何会写下这一颇有“干预外事”之嫌的谏书呢?对此,联系唐太宗夸奖太子进谏的一番话,或许有助于探讨此问题。《旧唐书·刘洎传》载:

太宗尝怒苑西守监穆裕,命于朝堂斩之,皇太子遽进谏。太宗谓司徒长孙无忌曰:“夫人久相与处,自然染习。自朕临御天下,虚心正直,即有魏征朝夕进谏。自征云亡,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继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见朕心悦谏,昔者因染以成性,固有今日之谏耳。”

太子因为日日生活在太宗身边,“每见朕心悦谏”,又有魏征、刘洎、马周等敢谏之臣的巨大影响,太子向太宗“遽进谏”,确实是环境使然、习性使然的必然之举。而徐惠也是一样,她自少女

时代起至二十四岁卒,几乎有十五年之久,日日生活在唐太宗身边,而且颇受太宗眷顾。耳濡目染,自然会和太子一样,感到太宗确实具有难能可贵的“悦谏”之心。夫主君王既有“悦谏”之心,当时以文才见赏的徐充容^{[1]2167-2169},写下辞采纵横、议论横生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善于劝谏太宗的长孙皇后的影响。或许长孙皇后在世时徐惠尚未入宫,或许她是在长孙皇后薨逝之前的一两年进宫,史无确载,所以无法确定她是否曾亲身感受长孙皇后的风范。但即使在她入宫时长孙皇后已去世,其遗风影响仍然十分强烈。因为太宗在长孙皇后病逝之后常常情不自禁地怀念她,赞叹她的美德,尤其难以忘记她“每能规谏”的才能见识。面对昔日“良佐”已经永逝的现实,每每哀痛叹息。太宗曾在长孙皇后去世后于后宫建“观陵台”以望其陵寝。太宗对于善于规谏的长孙皇后的感念,无疑对徐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当太宗在贞观末年为政稍懈、侈心渐起,以致“军旅亟动,宫室互兴,百姓颇倦劳役”之时^{[1]2167-2169},当时位为充容的徐惠,出于对太宗江山社稷的忧患,追慕已故皇后的遗风,写就《谏太宗息兵罢役疏》上疏规谏,便也顺理成章。她希望太宗在批阅自己的谏疏后能够有所触动,从而修正其行为:“抑志裁心,慎终如始,削轻过以添重德,循今是以替前非,则令名与日月无穷,盛业与乾坤永大”。在徐惠谏疏的字里行间,显示出徐惠极愿成为长孙皇后的衣钵传人。可以肯定的是,徐惠追踪长孙皇后遗风,并非仅仅创作了一篇《谏太宗息兵罢役疏》,而是时常进言劝谏太宗,她的《奉和御制小山赋》即可为证。按照创作规律,如果没有平时劝谏太宗的积累,徐惠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也定然不会如此富于现实内容,以致反复被两《唐书》、《资治通鉴》所称引。

另外,应注意到魏征的《十渐不克终疏》,对徐惠创作这篇谏疏的启发和影响。《贞观政要》卷十曰:

贞观十三年,魏征恐太宗不能克终俭约,近岁颇好奢纵,上疏谏。疏奏,太宗报魏征曰:“人

臣事主,顺旨甚易,忤情尤难。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论思献纳……自得公书,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遂列为屏障,朝夕瞻仰,又录付史司,冀千载之下识君臣之义”^{[7]301}。

徐惠贞观元年生,贞观十三年时年十四(古人计虚龄),而她八岁已善属文,大约十岁左右被召为才人。那么,当唐太宗把魏征的这篇谏疏“列为屏障,朝夕瞻仰”时,自然会给徐惠留下深刻印象。太宗将之“列于屏障”,是为了在起居之际于“朝夕”(即早晚)便于观览。而起居之所也正是包括徐惠在内的后宫妃嫔们的活动场所,徐惠当然也从太宗所立“屏障”上,极方便地读到了这篇谏疏。素喜属文的徐惠,定然对魏征此文仔细琢磨,了然于胸。作为“遍涉经史,手不释卷”的好学才女,徐惠在不断阅读过程中,逐渐加深了对于魏征此文的理解。同时,由于生活在经常理政至深夜的唐太宗身边,接触大臣们针对各种国家大事的谏疏也在所难免,自然会逐渐了解许多国家大事。“人生识字忧患始”,在太宗宫廷从少女逐渐成长为青年的才女徐惠,也日渐蓄积起强烈的忧患意识。忧患国事、受魏征《十渐不克终疏》的巨大影响,徐贤妃奠定了她的文学丰碑,创作出了令她名垂青史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

仔细比较徐贤妃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和魏征的《十渐不克终疏》,会更清楚地看到其中的渊源关系。首先是徐惠此疏在总体立意上明显受魏文的影响。徐惠此文在开篇先肯定了过去太宗在政治上的成就,称赞他业大功伟。然则随即语气陡转,指出古来帝王多不能够将善政坚持到底,以致“守初保末,圣哲罕兼”。希望太宗保持过去的优良政风,善始善终,“是知业大者易

骄,愿陛下难之;善始者难终,愿陛下易之”,劝谏太宗在这一“难”、“易”之间站稳立场。而魏征《十渐不克终书》的开篇亦是如此。可见,徐文和魏文在劝谏思路是一致的。其次,徐惠秉承了魏征直言极谏的谏疏风格。魏征《十渐不克终疏》颇多严厉的批评,而徐贤妃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也是言辞激烈地批评太宗近年发动的战争危害极大,并从魏征“重谷帛”、“视民如伤,爱民如子”的进步立场出发,对于战争导致的“运有尽之农工,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的灾难感到非常痛心,因而大胆指责唐太宗根本不是在“除凶伐暴”,而是在“黷武玩兵”。

由于进谏在太宗宫廷受到鼓励,长孙皇后树立了后妃谏君的榜样,使得徐贤妃得以大胆地创作与妃嫔职责无涉的谏疏。加上她又充分吸收了魏征之文的进步因素,故而将徐惠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置诸唐初魏征、温彦博等的“直言极谏之文”的行列,当不逊色。

三、结 语

徐贤妃在贞观后期创作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与她早先所创作的渗透着浪漫才女气质的诗歌,似乎在美学风格上截然不同。但跳动在谏疏文字间的犀利的语锋、纵横的议论,仍然烘托着才气横溢的才女气质。而早期的浪漫情怀和娇憨之态,则一变而为批评君王时不留情面的奇肆流贯。

当我们充分而全面地把握了徐贤妃的创作及相关因素,庶几会为研究贞观文坛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增添新的信息。

参 考 文 献

- [1]刘昫.旧唐书·徐贤妃传[M].上海:中华书局,1975.
- [2]梁乙真.中国妇女文学史纲[M].上海:上海书店,1990.
- [3]刘昫.旧唐书·长孙皇后传[M].上海:中华书局,1975.
- [4]王溥.唐会要:卷33[M].上海:中华书局1990.
- [5]徐惠.拟小山篇[M]//彭定求.全唐诗:卷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6]沈佺期.凤箫曲[M]//彭定求.全唐诗:卷9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7]吴兢.贞观政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